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Anhuisheng Dierjie Qianyue Zuojia Congshu

主编 许辉

站在

稻田里的

旗

余同友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Anhuisheng Dierjie Qianyue Zuojia Congshu

主编 许辉

站在

稻田里的

旗

余同友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站在稻田里的旗/余同友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7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许辉主编)

ISBN 978-7-81093-997-3

I. 站… II. 余…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1765 号

站在稻田里的旗

余同友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总印张 191.5(本册 13.5 印张)
总字数 3235 千字(本册 248 千字)
印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81093-997-3

定价: 570.00 元(全 15 册)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庄保斌

名誉主任 杨 屹

副 主 任 吴 雪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枫 庄保斌 许 辉

吴 雪 季 宇

主 编 许 辉

我们对文学新皖军充满期待

许 辉

2007年8月，安徽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安徽省作家协会顺利进行了换届。新的省作协领导班子产生后，即按照省委、省委宣传部发展和谐文化、打造文学精品、重振文学皖军雄风，再创安徽文学辉煌的指示精神，在省文联党组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构思了一些发展安徽文学事业的大举措、好项目，签约作家活动就是其中之一。

安徽文学院和安徽省作家协会，于2007年10月25日启动了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工作，应聘作家报名的热烈程度，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至12月5日报名截止，我们共收到报名应聘作家的材料74份，其中小说作家29人，散文随笔作家15人，诗歌作家14人，理论批评作家6人，少儿文学作家5人，80后青春文学作家4人，其他文体作家1人。

我们成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的技术审核委员会和由13名委员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对报名作家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读，并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和两轮投票，从中遴选出了21名优秀的签约作家。

在这21名签约作家中，小说作家9名，特邀小说作家1名，散文随笔作家两名，诗人3名，散文诗作家1名，纪实文学作家1名，少儿文学作家两名，理论批评作家1名，80后青春文学作家1名，符合“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中关于签约作家构成的要求。

年龄方面，年龄最大的签约作家出生于1962年，年龄最小的出生于1984年，21名签约作家的平均年龄不到38岁；40岁以下的签约作家共15名，占签约作家总数的71%，均符合“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的要求。

性别方面，“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未做规定，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选项，但在以创作实绩为前提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5位女性为签约作家，这既是我省中青年作家参与文学创作的某种现状，也是我们的一种文化期待，同时，这还有可能改变我省文学界参加全国性的文学盛会欠缺女性作家的非正面形象。

文学姿态方面，这批签约作家中，既有追求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作家，也有更多地接受了新文艺思潮的作家，既有人坚守土地原则，也有80后对独特家庭和社会文化背景的探讨，本届签约作家呈现出了比较多样和开放的结构。

宏观地看，这21位签约作家年龄轻，起点高，视野比较开阔，他们有比较

充足的生活积累、有较好的文学、文化素养，有些作家已经初步在中国文坛站住了脚跟。我们对本届签约作家的创作能力有信心，也有理由期待他们成长为安徽文坛的生力军！

对整个招聘过程进行总结，我们觉得用两句话可以概括我们的感受，那就是：“安徽文坛基础好，安徽作家队伍厚；我们对安徽文学充满了期待！”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遗憾。

虽然我们努力地希望扩大签约作家的招聘名额，但限于经费的困囿，我们还是有很多无奈的遗憾：整个拔优选萃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不断忍痛割爱的过程，一些优秀的青年作家、特别是散文随笔作家、诗人，由于我们名额有限和文体结构的原因而未能入选，但他们的文学努力和创作成绩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签约一年半以来，各位签约作家辛勤、辛苦、富于创造性的劳动，使我们的签约作家工作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结出了甜美、丰硕的果实。全体签约作家均按时完成或超额完成“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规定的创作任务，他们在全国各重点文学期刊发表的作品，占据了2008年安徽作家在全国重点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的半壁江山，他们的创作成为安徽文学创作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丰硕的成果，不仅仅是签约作家个人的荣誉，也使签约作家的主管单位——省文联、安徽文学院、省作家协会，品尝到了收获后的快乐、期待后的满足。谢谢各位签约作家！

现在，经过我们积极努力，“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签字付梓了。这既是各位签约作家对自身文学创作的一个检视、一份总结，也是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工作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还是安徽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收获！

推动签约作家攀登他们自己心目中的文学高峰，是我们不容推辞的责任。我们将会继续最大化地使用我们所有的服务资源，倾心、全力地为签约作家，为全省的作家作者做好后勤服务工作。我们也会继续放眼文学的原野，去寻找那些已然生机勃勃、但还未能笑傲蓝天的文学新生命。

但我们的服务代替不了作家的创作。

希望签约作家们潜心寻找自己的文学命运之路，知难而进，勇往直前！

2009年6月5日于合肥

（作者为安徽省文学艺术院常务副院长、安徽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活动项目负责人）

目 录

欢喜团	1
暗 劲	9
燃烧的草垛	17
乡村瓷器	28
小秘密	38
站在稻田里的旗	45
77 张烟壳	54
青蛙搬家	60
我们村庄好风景	85
夏娃是个什么娃	108
野鸭汤	129
点 灯	157
蜗牛班	179

欢喜团

—

小砖又跺了跺脚，一朵凉透了的东西，像学校门口小店里老蒋卖的玻璃球，顺着脚底板，滑溜溜地往脚肚子、腿弯子、大腿膀子上爬，一直爬到心口窝子那里，咚地一声，扩散了，小砖就随着那声响，又哆嗦一下。

小砖从三点钟过后，就在这里站起了。他问了父亲赵六斤，知道从县城到镇上的车子是三点钟到的，而从镇上到他们东庄村，还有十里路，就是骑着自行车，也要吃两碗饭的时间，小砖已经念三年级了，这样简单的数学题是难不倒他的，他在心里算了算，决定还是到了三点钟就到村口的大乌柏树下去等他的妈妈王翠花。他想，假如妈妈搭了一个便车从县城回镇上的呢，再假如车子在路上快了一点呢，所以，家里茶几上那架自鸣钟一敲三点，他就跑出了家，一口气跑到大乌柏树下。

一出门，一团冰凉就粘在了小砖的身上，甩也甩不脱，小砖看看四周，也没有风，但是一团一团的冷就是往身上漫，他靠在乌柏树下，先是不停地蹦，后来就把脚趾头在鞋里面弓一下伸一下，再弓一下伸一下，他咝咝地叫着，看着前方的田畈，田畈中间有一条路，他希望妈妈王翠花的身影出现在路上。

路上出现了一个小点，小点慢慢变大，大到跟前却是村后的跛子赵金保，赵金保因为跛，就不能像村里其他小伙子一样，到广州到深圳到北京到长春，到许许多多东庄以外很远的地方打工，他只好呆在东庄，和村里的那些老人打赌，我要是去打工了，早就打成功两幢楼房了。他一看小砖，说门前两头狗，撵也撵不走。小砖嗖地一下，把鼻子下的两条小狗拉进了鼻孔里，他不想理赵金保，可看他那样子好像是从镇上回来，他问，金保，看见我妈没有，我妈说她今天回来。赵金保说，你这孩子，要叫我金保叔，我跟你爸是一辈的呢，怎么没大没小的。小砖只好说，金保叔，我是喊你叔的，你也没听见，再喊一遍行了吧。赵金保咳了咳嗓子，说我没看见，今天都二十七了，你妈还不回来，年货怎么来得及准备哟。赵金保说着说着，跛着腿走了，忽然又回过头说，你姐今年又不回来？再不回

来，李国良要跳到水塘里淹死了。你妈现在又换了个什么？是高血压还是心脏病？一听赵金保说他没看见，小砖立即一点没有兴趣再和他说话了，他跺了跺脚，说换了个跛子。赵金保把一只脚踏了起来说，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他很想再教育赵小砖两句，但一停下来，就冷得骨头渣子响，他觉得还是早点回去烘火去，就边骂边往回走。

天快黑了，小砖等了一下午，除了赵金保，没有一个人影，到外面打工的人，要么就不回来，要回来也大多选在腊月二十四之前回来，今天都二十七了，小砖在电话里听得清清楚楚的，妈妈王翠花说二十七的下午能到家的。小砖睁大了眼睛，田埂上空空的，忽然看见了一条狗，小砖心里想，那条狗要是一直跑过那条田埂，那妈妈就会马上出现。他揪住心看着那狗，狗跑，跑，在田埂边犹豫了一下，还是一纵，跑过那条田埂，小砖又有了信心，继续在乌柏树下跺着脚，把脚趾头在鞋里面弓一下伸一下，再弓一下伸一下。

妈妈王翠花是在正月里走的。爸爸的腰子病一天比一天厉害，好像是哪个在他的腰子里放上了一个冰块，在大六月天里，他都要在腰里捂上厚厚的布，天一变，他就躺在床上，叫小砖使劲捶打，打得那一块比红芋皮还红，他还是叫痛，这痛怎么就打不走呢。他叫道，小砖，再打两下子。打了一个夏天，还是痛，终于痛得爬不起来了，到村里的国强医生看了一眼，国强说，转到镇里去。转到镇里，镇里的医生说，转到县城医院吧。转到县城医院，住一天，住两天，住了一个星期，就花了四千块钱。爸爸说什么也不住了，他说，不治了，一个星期就四千块钱，医院把我当银行哪，我女儿一年的工钱都没了，不治了。抬回家，爸爸的腰还是直不起来，田犁不开了，柴砍不断了，可灶下的火还要生起来呀。妈妈说，你就不要犁田砍柴了，我也出去。爸爸说，你也出去，你出去做什么呢，你也不是十七八岁的小丫头，识得字看得书，你去人家工厂里没人要你的。妈妈说，我去做保姆总行吧，我去扫大街总行吧，红石村的爱民他老婆当保姆都当发了，一个月纯的挣八百多呢，爱民他老婆做事还做不过我呢，我们俩栽秧，我一垄到了头，她还半垄都不到呢，未必我比不得她？再说，我不出去，就靠瓦兰一个人，家里的楼房到哪一天才搭的起来，你看前村后村，除了跛子赵金保，哪家不是垒了二层的楼，再不垒，人家要笑话死了。

妈妈说了很多理由，爸爸只好在那里捶着腰说，你出去，你出去，我就和小砖在家里，我保证没有你，我也养得好猪养得好鸡。小砖知道妈妈其实很早就想出去了，姐姐瓦兰从福建回来一回，她就问一回，城里的女人热天里真像电视里放的，只穿个小兜兜，露出个光背背？她甚至半开玩笑地对瓦兰说，你哪次也把娘带去打工去。姐姐瓦兰只当她说笑话，说等

我挣了大钱，我包架飞机请你和爸俩去玩。妈妈只好不说，但小砖知道妈妈是真想也出去的，这回是爸爸的腰子让她有了机会。她在正月初八就和爱民老婆一起到了上海。

妈妈在上海没做保姆，在医院里找到了事做，服侍病人。她一个月打一次电话到村里的国强医生家，要国强抽空就对小砖爸爸转告一下，国强出门给人打针，路过小砖家门口，就大了嗓子吼，六斤哥，翠花嫂打电话来了，她换了个高血压，给小砖寄了个小棉袄，钱呢，下个月一把寄。一年里，赵小砖从国强的大嗓子里知道了许多病，高血压，心脏病，尿毒症，白血病，肌髓炎。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田畈当中的路也早和田块一起浑了起来，就像一团墨汁倒在纸上，再从路上走出一个黑影来也看不见了，小砖听到村子里爸爸的叫声，小砖，小砖，快回家哟。小砖回头看了看村庄，一家家都亮起了昏黄的灯光，狗在东一声西一声地叫。小砖又看了一眼黑漆漆的田畈，准备挪过身子往回走，刚一挪，脚底下那朵凉透了的东西，忽然碎了一样，扎得脚底板一阵阵痛，之后，脚底和大腿变的木了，走一步，木一下，等他走回家时，全身已成了一根硬邦邦的木头。

二

小砖醒来时，觉得眼睛前亮晃晃的，像一面镜子正照着他，他慢慢睁开眼睛皮，并没有镜子，只是房间里特别白，看看墙壁，也没有刷新石灰水呀，转过头看窗外，够起身，窗子外一片白，原来是落雪了。他想喊一声，才发现嗓子里火辣辣的，喉咙口汪了一大堆痰，吐在地上，绿荫荫的像夜里的狗眼睛，想要起身，身子却发软。

听到小砖吐痰的声音，房门推开了，小砖看见妈妈王翠花和姐姐赵瓦兰一齐进来了，小砖，小砖，你醒了。赵小砖问，你们回来了，你们什么会子回来的？

王翠花把他的被子压了压说，我们今天早上家来的，为了等你姐一道，才耽误了好长时间。

小砖说，姐不是说不回来么。

赵瓦兰说，再不回来，爸说就不认我了。

小砖说，你们回来也不叫我，我昨天去接你们，接一下午也没接到。

王翠花说，小砖，你昨天晚上烧了一晚上，脸烧得像红鸡冠，国强来给你打了一针，你都没醒。

小砖的喉咙口又汪了一大堆痰，他呼呼地咳着，王翠花说，小砖，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小砖眯了眼想了想说，我就想吃欢喜团。

王翠花很爽快地说，不就是欢喜团嘛，做。

小砖说，要芝麻装心的。

王翠花说，行，就芝麻装心。

小砖已经有好几年没吃过欢喜团了，雪白雪白的糯米蒸熟了，用木杵杵成泥，再包上芝麻心，外面裹上冻米饭，再上锅蒸，吃起来香甜香甜的，小砖记得原来家家过年都做的，后来，不知怎么的做得就少了。

王翠花很快钻到灶下准备做饭，赵瓦兰在桌子前收拾东西，小砖问她，姐，都几点了？

赵瓦兰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扁扁的东西，一按，蓝光一闪，说四十四十。小砖知道那是手机，村里的李国良老师也有一个。

小砖说，我都睡了一天哪，怪不得肚子饿了，姐，你也买了一部手机？

瓦兰竖起一根手指在他面前晃晃，说不要让爸爸晓得了，也不要和别人说。

小砖点点头说，那你给我看看，看看就给你。

赵瓦兰正要递给他，忽然缩回了手说，你还在生病，等你病好了，我借你玩一天。她说着，翻开花棉袄，把手机塞进里面的袋子里。

小砖觉得头又沉了起来，他没有力气和赵瓦兰说话了，他想，看你到时敢不给我玩，不给我玩，我就和爸爸讲，和全东庄村的人讲。他把头偏向一边，看着赵瓦兰，赵瓦兰的侧影很好看。在平时，天色这会子该有些暗了，但一场大雪的白盖住了村庄，黑夜的黑一下子还穿透不过来，屋子里变成了一种黑白之间的钢蓝色，就像火苗上最纯蓝的那一缕。赵瓦兰就被这纯蓝罩着，也像一缕跳动的火苗。

小砖对火苗很有研究，因为天天放学回来，爸爸勾着腰在灶台上烧菜，他就要在灶下塞柴禾，火苗的形状多种多样，有的喜欢围着锅底跳，有的则呼呼地往上直冲。不同的柴禾也有不同的火苗，毛毛柴，在锅底下蓬一下就着了，但不到两分钟就没得劲了，没得一点火星子；杂竹子先是哗哗地叫，边叫身上边淌下一滴滴的油，最后啪地一下炸了；耐烧的是楮栗树段子，把自己烧得全身通红，火苗顶上全是蓝蓝的火舌，这样的火，火力最大了，一段楮栗树能煮好一锅饭哪。

小砖在姐姐跳动的火苗中又睡了。再次醒来，王翠花正在床边喊他，小砖，小砖，吃晚饭了。房间里暗了，王翠花端着一碗饭在他床前，小砖坐起来，他吸了吸鼻子，欢呼着说，是欢喜团呀？

王翠花轻了声说，小砖，妈妈是准备做欢喜团的，可家里没有了糯米，明天一早，让你姐去换点，明天上午就做，好不好？

小砖看看碗里的饭，是平时也很喜欢吃的辣椒豆干，但这会一点也引不起他的兴趣，看了就讨厌，辣椒红得虚假，像人脸上的冻疮，豆干呢，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像死了的泥蚯蚓，小砖一下子没了胃口，嘴里木木的。小砖想起寒假前，他和班上的大头、黑皮说起过年的吃食，大头说他最想吃豆角酥，黑皮说，好吃还是我大妈家做的豆丝，小砖说，欢喜团最好吃了，我妈做的欢喜团最好吃了。小砖没有说出的还有对欢喜团形状的爱好的，那一团团的白软软的，是一团冒着热气的白雪呀。想起这些，小砖咬起嘴唇，眼圈也红了，他觉得妈妈是在敷衍他，我生病了，连想吃一次欢喜团都不行，你们不在家的时候，我打猪草收苞谷，什么事也没少干，哼。小砖推开碗说，我不想吃。就低了身，又缩进被窝里去了。

小砖在泪眼朦胧中，听见爸妈和姐姐坐在堂前桌上吃饭的声音，妈妈说，瓦兰，你明天上午就去找人换点糯米。

爸爸说，国良家好像种了糯稻，就到他家换点。

姐姐说，我才不去他家呢。

妈妈说，咦，国良不晓得你回来了啊，也没有到家来坐坐呀？

姐姐说，哼，他爱来不来，反正我不得去的。

小砖听姐姐这样说，就晓得她是在说假话，在上午的时候，她还问起小砖，这学期是哪些老师在教他。小砖就报出了李国良的名字，姐的眼里就一亮，问他，李老师教的好不好？长胖了还是长瘦了？还喜欢不喜欢唱歌？小砖有些不耐烦，再加上还有一件事他也不敢和赵瓦兰说。

其实，小砖早就晓得姐姐赵瓦兰和老师李国良好了。上学期一开始，李国良三天两头就把小砖留下来，塞给他一把糖或者几张好看的大白纸，笑眯眯地问他，你姐最近有信寄回来吗？他这样一问，小砖也奇怪起来，姐姐是有好长时候没有寄信回来了，她在外打了几年工，每个月都准时寄钱寄信回来，可最近快半年的时间，她信也没有，家里写信过去，还是原来的地址都被退了回来，小砖估计李国良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又过了一阵子，李国良又留下小砖，他又问，你姐姐最近连电话也没有打回来过？小砖摇摇头。小砖看见李国良脸涨红了，眼睛红红的，耳朵坠子下的那一块肉都像要往下滴血，他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对小砖说，你姐要是回来了，你就把这封信给她。李国良再见到小砖的时候，再也不笑眯眯地了，更没有糖呀白纸了，连他本来当的好好的劳动委员也被撤掉了。小砖恨死了李国良，他就偷偷地把李国良交给他的信拆了，他看见李国良在纸上写着，赵瓦兰，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在电子厂里做工，为什么封封信都被退回，换了地方为什么不能打电话给你？不要骗我了，已经有人在温州的发廊里看见你了！小砖不太明白李国良写的意思，他三下两下就把信撕了，一把火烧了。

三

被子还来不及浆洗，姐姐只好先在小砖床上睡一晚上。姐姐暖暖的小腿伸进被窝里来，小砖觉得姐姐的身上散发出一股香味，姐姐躺在被窝里，一下转过来，一下翻过去。小砖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

突然，小砖被姐姐叫醒，姐姐推着他说，快醒了，你看，什么东西？

小砖起身一看，是一盘热气腾腾的欢喜团！糯米的香，芝麻的香，冻米的香，一齐齐地扑上鼻子孔。小砖刚要用手去拿一个，姐姐猛地抽了回去，不行，不给你吃。小砖急了，他一把夺回盘子，死劲地抱在怀里，姐姐使劲地来抢。小砖呼哧呼哧地使着劲，一下子就醒了，窗外又飘起了雪花，他低头一看，自己抱住不放的是姐姐赵瓦兰的一只光脚，赵瓦兰的脚白白胖胖的，瓷一样，脚趾头润润的，小砖看的呆了，他想，自己过去怎么就没有注意到姐姐的脚呢，竟然是这样子好看。再看看姐姐，还在那头睡得正香，还打起了小小的鼾。

小砖正呆着，看见姐姐枕头边的手机蓝光闪闪，一阵阵地震动着，小砖拿过来，打开了盖，震动没有了，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里面冲了出来，喂，丽丽呀，你也不打招呼就走了，这几天生意好得很，你初二就给我赶过来。男人还在里面叫着，小砖赶紧啪地关上了盖子，很轻巧地又放在了姐姐赵瓦兰的枕头边。小砖听见自鸣钟敲响了九点，赵瓦兰还在睡，小砖惦记着妈要她去换米的事，便推着她说，起来了，起来了，都九点了。赵瓦兰翻了个身说，叫魂哪，还睡一会子。小砖说，还睡，都九点了。赵瓦兰说，不就九点嘛，我平时都要十点多呢。什么，睡到十点多？小砖说，那你不上班了哇？赵瓦兰一下子爬了起来，她一边穿衣一边说，不是的，我是说平时星期天的时候，就睡到十点多。小砖说，星期天，你上次不是说你们没有星期天么？赵瓦兰猛然大了声音说，哪个说没有了？她气冲冲地跳下床，拉开门就出去了。小砖说，明明是你自己说的，又不承认，还生气。

姐姐赵瓦兰生气归生气，还是吃了早饭就挽了腰箩，往村后走去，小砖在床上勾起身，看见她走的方向正是李国良家的方向。小砖还看见妈妈正在洗刷蒸米的木罍，看来，今天中午欢喜团是跑不掉了。小砖想，一定要拿几个给大头和黑皮，让他们知道，欢喜团比豆丝、比豆角酥都要好吃，都要好看。

小砖在床上等着姐姐赵瓦兰回来，他在心里计算着赵瓦兰的时间，想象着赵瓦兰的路程，她走到了大头家，转个屋拐，到了村子的大晒场，到了水塘，到了竹林，竹林边就是李国良家了，姐姐喊了声李国良，李国良

就走出来，换米，姐姐赵瓦兰又挎上腰箩往回走，走过竹林，走过水塘，走，走，回到家了。小砖这样计算着，可赵瓦兰并没有按他的计算按时走回家，小砖于是又重新设计赵瓦兰的路程，在水塘边碰到了大头他妈，大头他妈问她，你妈回来了？这回换了个什么？

小砖在脑子里把那段路走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没有把赵瓦兰走回家。快到中午的时候，妈妈也急了，她小声骂道，出门了，就不晓得回来，还等着她的米上饭罾哩。后来，妈妈等不及了，她扯下围裙说，我去喊她回来，这个出了门就掉了魂的家伙。

没等妈妈走出门，姐姐就顶着一身雪花闯了进来，腰箩是空的，姐姐赵瓦兰一句话也不说，眼睛红红的，把腰箩往地上一丢，转身到了房里，趴在被子上，肩膀一耸一耸，嚤嚤地哭着。妈妈跟在后面问，怎么了，怎么了？姐姐把头往被子深处理，也不说话。妈妈看着她，叹了一口气，退了出来。

姐姐赵瓦兰哭了一中午，等她抬起头来的时候，两个眼泡都肿起了，看着姐姐的样子，小砖不敢问她，可他知道，也许姐姐的哭和李国良的那封信有关，自己不该烧了那封信，也许姐姐的哭和早上那个电话有关，自己不该打开手机盖子。小砖想着，泪水顺着脸腮淌了下来，一滴滴打在被子上。

姐姐赵瓦兰直起身，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她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说，是魏哥嘛，说好了，我初二就去。姐姐关了手机，看见了小砖的泪水，她抹着小砖的眼泪水，说，小砖，你可要好好念书，不要像姐姐只有打工。小砖点点头，泪水汹涌。

姐姐也抱住小砖，说不哭，不哭，弟弟不哭。

姐姐果真止住了泪水，她对小砖说，我一定要让你在今天晚上吃上欢喜团。

小砖说，姐，我不吃了，我不要吃了。

姐姐说，怎么不吃，我也想吃欢喜团，东庄村里换不到米，我到镇上去。

姐姐说着，打开了自己带回来的皮箱，她拿出一件皮衣，又拿出一顶帽子，一一穿上，像电视里城里的女人。小砖说，那我也去，我病早好了。小砖说着，跳下了床，他发觉自己真的好了。

姐姐对他说，还是我一个人去，你在家烧好火，等我换米回来，我们一起帮妈做。

小砖看着姐姐的背影一点点在雪花中淡去，他回过身，爸爸正在院子里挂上红红的灯笼，妈妈在锅里炒花生，不管怎么说，今天是腊月的二十九了，明天就是过年了，小砖的心里温暖起来。他坐到灶台下，灶台下的

火烧得正旺，他拿起一根干干的、粗粗的楮栗树段子塞了进去，柴段子烧得啪啪直响，火苗子呼呼地往锅底上舔。妈妈盛起了花生，往锅里添上了水，水上架起了饭甑。

清清的水在铁锅里引吭高歌，水蒸汽在厨房里缭绕，小砖的身上暖暖的，他知道，一个个好看的、好吃的欢喜团，就要出生了。

暗劲

应该说，事情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这一点张克胜自己也这么认为。他走到停车场的另一头，给老婆李小虹打电话时，李小虹压抑不住兴奋地说，这就好了，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张克胜点头表示同意，虽然李小虹看不见他的这一动作。接着，李小虹又嘱咐说，这回可要当面交到他手上。张克胜说，知道，你当我是傻瓜啊。李小虹似乎意犹未尽，在电话里还想再做几句指示，但张克胜看见局长王永民和他的一家人已经走过来了，便不由分说地关掉手机，向他们走去。

王永民被他的新婚夫人挽着手，几乎是相拥着，走到那辆黑色的丰田车边，后面跟着夫人的女儿，12岁的女孩格格，格格的手上牵着一只名叫撒野的斑点狗。与王永民夫妇的幸福表情相比，格格有些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而斑点狗撒野见到张克胜，就又兴奋地想撒野了，它嘴里轻声地呜呜地叫着，好像要扑到张克胜的身上，仿佛张克胜是一块新鲜的牛肉。

张克胜赶忙拉开前面的车门，小心地问王永民，领导，你们爬山已经很辛苦了，还是我来开吧。

王永民看着新婚夫人，后者摇晃着王永民的胳膊说，还是我开吧，我还没过足瘾呢。

王永民呵呵地笑着，带着一丝暧昧的语气冲着张克胜说，你看，她瘾那么大呢，就让她开吧。

张克胜显然听出了王永民的话外音，可他也不好笑起来，但又不能不有所表示，否则也就显得自己太弱智了，太弱智了领导也是不喜欢的哟，他就把嘴皮子咧了咧。

领导的新婚夫人（张克胜到现在还没有弄清她的名姓，她长得有点像以前的一个电影明星汪明荃，张克胜很羡慕王永民，终于摆脱了前妻的苦瓜脸，而换上了这位明星脸，脸和脸就是不一样，就如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张克胜就在心里叫她汪明荃）听出了王永民的意思，她撒娇似的拢了拢头发，说，讨厌！就把那汪明荃式的屁股坐在了驾驶室上。

张克胜不由暗暗叫苦，有些发憊地看着后排的位置。但情况是明摆着的，局长王永民肯定是和新婚夫人汪明荃坐在前排，而格格已经坐在了后排左边靠窗的位置，斑点狗撒野迫不及待蹿上了后排中间地带，张克胜只

能坐在右边。张克胜看王永民坐了下去，也只好带着笑脸坐下了，屁股刚一落座，撒野就双脚起立，挨在了他身边。

对于今天的行程，张克胜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今天是周六，早上起来时，天上飘起了零星的雪花，张克胜正想着，是不是和往常一样坐大巴回到那个在瓦县的家呢？手机就响了，屏幕上显示是王永民的电话。

王永民在电话里问他，今天忙不忙？

不忙，不忙，张克胜说，我们有什么忙的呢！

那我们到仙寓山玩去吧，王永民说，今天下雪，山上景色不错。

张克胜连连点头说，是啊，确实不错。

随后，他们约好了时间、碰头地点，让张克胜欣喜的是，这确实是一次纯私人的旅行，首先，人员就是王永民一家和他，再者，连出行的车也不是王永民的公务车，而是由张克胜去罗城租车行租了一辆车，王永民说，私人出游还是和公家划清界限好。张克胜感觉王永民没把自己当做外人，他接完电话后，急忙订好了车子，又打了个电话给在瓦城的妻子李小虹，汇报了这件事情。李小虹也很高兴，提醒他说，赶快去办个银行卡，多拿一点，一万吧。

张克胜是在半年前认识上罗城教育局局长王永民的。当然，为了认识上王永民，这之前至少还有半年的铺垫时间。

张克胜和老婆李小虹原来都是瓦县中学的教师，本来，他们在瓦县生活得挺好的，张克胜上班教教书，下班了就去学校后边的池塘钓钓鱼，他钓技不错，钓的鱼吃不了的，就由李小虹腌了，再晒干，做咸肉蒸鱼吃。四年前的一天，张克胜又去钓鱼，这回不知怎么的，他竟然将钓鱼钩子甩空了，甩到了塘边深深的草丛里，他随手用劲一拉，竟听到哎哟一声，一个学生站了起来，一块鲜红的肉也在鱼钩子上跳动着。他把一个蹲在草丛里拉屎的学生半边耳朵拉了下来。社会上一些家长早对瓦县中学教学质量不满，他们说，瓦县中学老师上课打迷糊，下课喝酒钓鱼搓麻将，这不，出事了吧，要严惩教师，狠抓教师作风。这样一来，张克胜赔了钱不说，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走在街上也被人指指戳戳。张克胜一气之下，把钓鱼杆子折了，下了班就窝在沙发上看电视，也看不清电视里放的什么，两个月下来，一张脸都被看成电视一样青红紫绿的。李小虹劝他说，这不行，你要不还是走吧，换个位置。刚好，过不久，市里公开招考公务员，张克胜就报考了，这一考竟考上了，好歹算是离开了瓦县，来到了罗城。

张克胜人虽离开了瓦县，可老婆孩子还是在瓦县，在接下来的几年